

Sing Tao Daily

F02 | 教育 | 恒管語絲 | By 馮啟陽 | 2016-11-02

純萃·美

如何判斷舞蹈的美醜？舉芭蕾舞劇《天鵝湖》為例，觀眾期望演員舞姿栩栩如生，好像真正的天鵝在起舞，這可算是對美的一個基本要求。但讀者有否想過，美是模仿不了，從演員的角度看，他們愈想去模仿一隻天鵝，卻演不出天鵝神韻？我們可從十八世紀浪漫派作家克萊斯特（Kleist）的《木偶戲》來探討。

第一，一位知名的舞者被木偶戲深深吸引，每天都去劇場「偷師」。他向主角解釋，木偶的動態優雅，在於木偶師運用地心吸力，輕巧地提起連接木偶的綫。當肢體的一端升起，其連帶部分像漣漪一樣被牽動，從而產生曲綫的效果。木偶沒有情感包袱，一舉一動跟鐘擺和地心吸力的原理去做。再出色的舞者，由於在意自己的動作是否完美，反而做不出木偶的機械美。當舞者愈想優化動作，身體原本的美態反而受到破壞。

其次，三年前，主角和芳華正茂的青年在浴場洗澡。美少男漫不經心在椅子上抹腳，形態跟一位古希臘人在拔刺的石像十分相似。青年在鏡中望到自己，亦不禁想自己就是那尊石像。主角嘲笑青年是自戀狂。他紅了臉，再提起腳，嘗試重複剛才的動作。但無論如何他模仿不到跟那石像一樣的完美體態。從此以後，青年對着鏡子發愁，往日的自信消失，四周再沒有注目的眼光。

第三，舞者應邀與朋友作劍擊比試。雖然對方是老手但仍不敵舞者，於是朋友叫他跟師父比試。原來師父是隻熊。他後腿被捆，雙爪舉起，凝視對手。大熊不費吹灰之力避開舞者所有進攻，亦沒有跌落他設下假動作的陷阱。大熊漫不經心，甚至可以說跟本沒有比試的意識。相反，舞者絞盡腦汁，使出「洪荒之力」亦觸不到熊的一根毛髮。

意識和美不能共存

木偶、美男子和熊的故事說明一點：自我意識和美不能和諧共存。當我們最不為意的時候，就是我們最美的時候。這個說法漂亮，但人生總不能無意識，我們怎樣在意識和美之間取得平衡？這個問題作者未有認真回答，但我們至少認識到德國浪漫派對意識等活動抱着諷刺態度。

恒生管理學院英文學系助理教授 馮啟陽博士